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

群書考索卷六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㫤音校正

前集

○地理門

夷狄類

北狄

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胃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騊駼馬則山戎夏則穬駹周則獫狁匈王時德衰侵盛交涇陽人被其苦至魯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搏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之於匡鼠音銀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匡北有東胡山

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之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又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逾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后之後淳維伐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及秦劉項相持之際不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闔漢高帝方登帝因襲敖訴妻以宋文公主呂治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於是細柳棘門覇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入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平城議誅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逭北夷漢境又至于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匈統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

邪稽侯狦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廿延壽甘昌滅至成帝時單于又求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徼滿安卒以休天子人民即中侯應胥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後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伐戎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皆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徙居襄褥臧宮等上書請逐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服魏武帝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雒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斷帝以後寇掠又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檀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武時為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滅北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魏晉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生弊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萬勢俟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温彥博議宜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二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寖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葉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歷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辨契丹蠹契丹本與漢異種而同類東晉建元中為慕容氏所破走松漠間唐太宗以其部為松漠都督府武宗勑奉國契丹即今稱大遼其妃耶律氏

總論

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有夜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四夷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桑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必利誘不必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僻疾而欲殄滅之或嫚侻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

固不可兒不能勝而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
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榮盡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
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而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飯餉之煩民不
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者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譬若
無失修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民筆不試以
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處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
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
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仁而常與之同憂其累德豈細哉(范文正公唐鑑正
○爽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
王知其然於是以不治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緣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斯古
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雜錯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當為大國以
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者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
散疾類不一其心終不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
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
其心常有所愛惠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速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
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
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居而不戰此其志未嘗須臾忘中國也
然其心必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
未可知也故常太言盧塞而不進以誤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
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
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
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鳥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
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
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
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通今邊鄙之士利其
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陵侮欺謾而奪其吏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

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邊之於
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又見其不知本矣遍開市
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維此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慮乎不知
而患乎人之不能成昔班趣焉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又將
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蔡見渾中魚不祥也
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
然及西域之亂終亦如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以用而在乎當否而
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
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曠子○戎狄自古迭為中
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
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後皆知必死如往葬市則是三者皆亡矣
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發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陀士卒不誅
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已屬漢等放棄蓋不可以中國之師
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元帝罷朱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

為功然三年後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者其難也如是
是以聖王不盡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禍
其本也曠○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
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掠之患不至於中國
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攻必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
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益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
反顧之憂然後乃敵專力於中國而不大此二者必勢相從而不可間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
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
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非
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人而好勇其君
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
天下之人皆以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烽火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止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我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吾兵之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勇將不忍而熟中將反而求以相調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樂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我狄之情也由○北狄之畏其性警如禽獸使於射儇而習於騎騁生於兵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陣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羅隻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邊

領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徒養之民亦以此恐懼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膺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常追逐雖匈奴之衆以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詘隣國之所深憂者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戍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日言犒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而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地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敗散之兵合從以擊

秦祖礦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
比擢栗腹西抗秦兵拒柳磨洋不自屈服故其民觀上之所為日進而
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
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
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
能試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之盛名而惜乎天下之
勢有所不可也今尊秦東狄無知之人交歡約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
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
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
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
之所當畏也

要害類

目古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三代以前純任德化不以地險為急故
要害之說未之聞焉有得而言者戰國時趙武靈王北破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
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秦

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築長城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東郡以距胡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
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中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漢

備北虜要害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帝遣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上郡之文帝後四年匈奴之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於是

漢使三將軍軍雲屯北地伐虜向匡趙屯飛狐口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
渭城棘門灞上以備胡○武帝時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初匈
奴數東胡大破之滅東胡既歸西數擊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河南王悉
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至是
復擊走匈奴渡河取河南地築朔方復
修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
予胡○漢得昆邪則隴西北河西光
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使彊
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驃騎將軍代左王將音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宣帝本
始三年遣田廣明將四萬餘騎出西河范明友三萬餘騎張掖韓增三
萬餘騎出酒泉田順三萬餘衆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衆匈奴聞
漢兵大出遂遠遁○成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置
邊備塞卒以谷天子人民○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南單于款塞願求為

藩蔽捍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徙西

匈奴都許不以万誠為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劒閣為險而守
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為險而守荊渚○晉宋齊梁經畧河南
皆得而輒失之而竭財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江南糜
常厥所○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
襄陽而復得之以至于齊乃棄樊鄧及蕭舍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
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置焉○荊州三國必爭之地魏有荀
彧屢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
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荊益保有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
故不得不窺荊州記至孫權都江陵說之曰荊州與國隣接蕭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
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率甲冑
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

寖南漫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荊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其後王濬王戎龔并吞席卷順流長驅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是荊州不可失也○巴蜀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併與蜀而笑之若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況當太白斗絕之隅一夫敵萬不惟險之恃可乎○自司馬錯請伐而蜀道始通魏武以為五百里石穴其險可知明帝數發兵攻諸葛亮發資曰昔帝汪知成皇帝正南郡限張魯數言斜谷道險今通五百里石穴○公孫常益綵矣以荊門會兵而旋發延岑之驚孫盛譏出○劉璋嘗分守矣以白水拒漢兵侵其將延岑樊建大駱以攻擊也廣漢梓潼白水關也是何神也○劉璋嘗分守矣以白水拒漢兵侵其將延岑樊建大駱以攻擊也帝時劉璋數所在拼奉劉備備入成至巴郡之墊江之中漢之七擒亮猶遺之獲止不去曰此所謂授坐窮山放虎歸王之恩玻祈山盆斜公竟以糧盡而志不克伸渭南屯田而中營之則責躬引咎休息三年蓋以自治而守其險也亮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雍闓縛孟獲服叛之心縱亮生擒孟獲使觀於營陣之中縱之七縱七擒亮猶遣之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亮引咎責躬而所失於境內屬弁幣武以為後圖○姜維反之雖禮督中之衆而悉空外圍之兵既失陽安之防徒為劍閣之拒軟歸元帝時漢將軍姜維退住沓中因求援麥不中姜維張翼董厥等詰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勿納諸圍不得戰繼敗走化翼厥等守劍閣以拒魏○諸葛瞻綿竹之行延魚腹必死之寇開關揖盜而遑之蓋自取之也魏將鄧艾自陰平中以檀自裹而下特士皆擊木緣崖魚貫而進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破瞻前鋒瞻退在綿竹艾斬瞻○李德裕建籌邊樓修青溪大慶之險以來維州之降唐本傳德裕鎮西川乃建籌邊樓築伏義城以制青溪大慶之阻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于唐○持險而輕者譙縱蕭紀尉遲迥其晉義熙元年侯暉陽妹逼譙縱為主稱成都王蜀大亂九年王志斬縱首以送來驗石二年梁將軍樊孟追斬之○梁元帝承聖二年武陵王紀即位于蜀○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周尉遲迥自稱大總管○王孟相繼粗知守險之道使非後嗣之庸失其所守未易知也五代時王建蒙蜀子衍二世降于後唐○孟知祥處蜀至湘降于本朝○國家駐蹕東

是隕矣諸葛亮揚聲由斜道出祁山亮以巍出諸以軍糧不繼使已志而死○然武侯亦其徒險而暴師弋始則斬雍闓擒孟獲服叛之心縱不耕於南渭之濱○亮本傳有是亦壁亮營戰

南勢蓋倚重張忠獻抱武侯忠憤之心期滅鴟張之雪然富平之師亦竟有焉諡之誤當平蹻虜兵大至直擊戎軍諸軍無援虜乘勢而前後退保興州幸而吳武安兄弟孫謐武安後收可東問罪復來興軍至九术散離喝大入仙人關吳玠預為壘於關傍號稍金平揚政言於玠玠且戰且報陝西統制吳玠而玠日夜遣戰又有饒風嶺之捷紹興三年虜入金州特知興元府劉子羽遣統制吳璘領士射之璘至饒風嶺子羽與玠邀擊虜寨輜重去又有大散關之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虜酋合兵自大散關入攻黃牛堡吳璘以

衰襄可考者如此

鎮守又進則漢中為鎮守又進則武都為鎮守○自荊蜀踰於漢沔其新野樊鄧襄陽為鎮守焉衝沔為水陸之衝蜀之鎮守也進則劒閣為官軍用神臂弓射退又遣○蜀口走鈐轄吳霄遁蓋人和地利之兩盡別將劉福橋頭寨擒捷○也○自荊蜀至漢沔鎮守之地延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荊州之鎮守也進而有北則在城江陵下義成為鎮守焉○又進而有漢上則赭陽

限田書西晉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兼并今富者萬頃貧者無容足之居依古踰制則貧者無所受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斛官取其一私取十倍為占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

限田論政論曰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州內附諸郡皆土曠人稀豪右兼并之家或一人而占田千頃後雖重制亦不得過今宜限其大小為之科品裁其實田以稱其人口人口雖少不得復過其限其應有奴婢及賓客皆以丁口比田畝如法其有舊田廬宅足以容其人者不得復受其以足人之田悉以還其本主其賣者還錢如買田之法其人無田及雖有而少者皆隨其所樂近官地而足其人口之數其官人品第一者得田五頃第二者四頃第三者三頃第四者二頃第五者一頃第六者五十畝第七者三十畝第八者二十畝第九者十畝庶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民名田之數雖不倫迁徙无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買其業於是編戶齊民之外復有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或能詔天下官吏豪民各以所佔皆偪貢籍之者根其所從去者當其方居者計其業戶口墨墨莫辨時貢籍于州州與郡郡與縣縣藏貢籍于州州與郡郡與縣縣藏其副以防詐偽一有發覺則主者坐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亭商大賈不得廣併吞以專其利而已田之事寓其間矣

營田屯田

尋民以耕謂屯田自漢趙充國經營西垠初置板
劉屯田漸黎而屯田之名立至魏始元中廢置戰射士詣朔
方調穀使屯田于張掖酒泉神爵中遣趙充國擊先零願罷騎
留屯大獲地利遂平先零魏武以輕賚四方而若軍食不足秉
穀百姓屯田于許下得谷百萬斛羽詔書見雜耕積穀軍先
務心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欲廣田役乃使鄧艾屯田壽春
興治陂塘自淮北至壽春東南引水溉田萬餘頃于是淮南
民流民并江西矚田每歲收穀以百萬計軍國饒足艾又
勸宣帝納其言分遣諸軍及農民以補屯田屯田之利
遂及轉輸者參半長城以北令趙仲卿大興屯田
晉武帝泰始二年天下屯凡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自
魏正始中廣淮北屯田以耕曠土又募高貲使輸課佃之中
原宿兵皆置營田以備水旱邊境有事則屯田者變為戰士
部署官領之周太祖時張堯請屯戶部營田務從之以其民隸

圖書館

都水長丞二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已陵之渠並百官表
都官員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滸官南郡江夏則有黿鼉官
官大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雍閼之憂哉鄭玄
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滸官南郡江夏郡有黿官
官國朝惠養元元習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本朝官制都水
監屬三司負荷常職興役則差諸路則有提舉淳熙七年古汴渠
乞委漕臣李燾帶本業修濬門竭水為浦州有修貳已有永佐
淳熙七年又以汴渠創子乞委諸路當平司錢定所緝熙縣公私
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承因民獻田勸農官隸縣承依今專管
責縣承於農隙日浚治疏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貳有今官
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繕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管浚漢肯何所為
壞之地復蒙大利自宋劉知俊乃府判官景山管浚漢肯何所為
故堰頹圮其罅罔日鄧侯方定天下乃服為此以淮曹植圖今吾豈敢
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正鄭公在前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二十而[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田不耕者[illegible]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illegible]
[illegible]師凡無職事者出夫布凡[illegible]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illegible]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遂人 地官[illegible]師[illegible]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里[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民[illegible]助[illegible]耕之中[illegible]出九[illegible]粟[illegible]民[illegible]
田不耕[illegible]罰三夫之[illegible]民無職事者[illegible]一夫之征
[illegible]而用之以[illegible]致民[illegible]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illegible]
[illegible]其政令[illegible]以[illegible]致民[illegible]若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與[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國服為之息[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遂師 地官比長五家[illegible]比[illegible]老之[illegible]各掌其比之治從于
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illegible]使其[illegible]或國中之民出[illegible]
于郊或郊民入徙國中[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文明無[illegible]
[illegible]則為之旌節而行之[illegible]受之者有節乃[illegible]

白公犯後之意也見上修召信臣之舊渠則若趙尚寬而荒廢
之場変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寬者復修召信臣集
與境內陂堰向為荒瘠之地変為沃壤三司使包拯上言其事以
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旌擢之諭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
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築海堤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名
建白於朝請築海堤於通泰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
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
享其利因化以范為姓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illegible]則如劉彝[illegible]
定胡先生有治道齋如治兵水利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後果
為政皆興水利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既耶今日聞有論水利
之事矣而不蒙其利閑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勞大湖數
陂澤水之所豬而河渠畎澮水之所泄豪民覬之以獲豐殖之
資官司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
為創置之良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是固

元授无節則唯國土內之注卿
卿之國土若卿之也何以何反 鄭玄云家謂隣近之屋宅
相斟相授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 旅師凡新氓之治則授
使无征役以地之遠近與其生事之利鄙而均之 鄭司農云新氓謂新徙來者也使无征役復之也以地遠惡之也 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
鄭志田親問 族師以邦比之法掌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教其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賦以役國事以
辨其地之人民與其財用六畜車輦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鄭志田親問 鄉師正歲簡其鄉之民數以下其財用之
良器掌其財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
也凶服喪服也此長主其家事為之屬合其財器以供之
王巡守殷同則國有大災則令賓客皆行其聘禮而以節
送之 鄭司農云賓客謂諸侯之臣來朝聘者也

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耶守江以治內守淮以治外此二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起荊襄而至于江左攻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淮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江以為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光潤必不能輒集青徐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潤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敵之所備我者分矣

通書考索卷六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前集

○地理門

要害類

守江所以守淮厥今長淮東西岷山導江東入于海猶吾土地勿守可也然蜀非昔之蜀淮非昔之淮矣堡障雖壞風寒實多恐藏貲堅守於貲貲至時胎太武已過淮極力攻盱眙貲報太武云童謡曰胡馬飲江佛狸渡即年貲守城三旬太武引去○蕭銑徒守於江陵而孝恭下巴峽之唐蕭銑傳銑據江陵國號梁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巴蜀兵自夔夏州康下擊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曰若乘江漲捲其不備此以成捲孝恭從之舟無礙以水漲不為備孝恭遂東下銑欲降是守淮不足以守江也○有周瑜蒙衝之戰而後曹操舳艫可燔之盛可焚而孫權因得以築濡須之塢周瑜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去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去北軍二里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北兵大敗操引兵北還後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立塢。有侯瑱蕪湖之兵而後王琳漅湖之衆可敗而明徹因得以成壽陽之功陳文帝時王琳引兵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蕪湖春水稍漲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琳軍大敗奔齊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等敗生擒王琳此守江所以守淮也。若置江而不知所守而不知所備則斯之兵單弱無以禦艀艋之勢陳長城公時隋軍伐陳楊素引舟師下三峽陳將軍戚昕守狼尾灘楊素造大艦曰五牙次曰黃龍其餘平乘艀艋有等差。吾彥之告不聽無以止流桴之船晉武帝與羊祜陰謀伐吳造大船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白吳主曰晉必攻吳宜增建平兵吳主不從晉果大舉伐吳王濬出江四下巴蜀遂克吳。高宗南渡兀朮常犯順窺邊矣韓忠武以八面控扼而敗之於黃天蕩高宗建炎四年虜入寇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率軍其南建踪軍其北韓世忠提海艦逆戰相持四十八日敗虜於黃天蕩。再以鐵綆鉤其船於金山而兀朮遂遁建炎四年時虜入寇兀朮不遣使與世忠約戰世忠募船百餘艘進泊金山下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鉤授軍之強健者分海艦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虜不得渡兀朮遁走。逆亮嘗欲投鞭而渡矣虞忠肅麾民兵於采石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逆亮親統御軍以欲采石而渡執紅小旗麾衆渡江時主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淮提舉張振王琪任責虞允文自建康使人督之振員餘出列于江岸賊見大驚然圍用海鰍船迎擊虜舟沉溺舟兵回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以捷聞再以輕艘拒之於楊林而逆亮遂斃勇往來望見車船遽卻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楊林口度口用弓射之虜兵棄船上岸采石怒焰沉而斃亮未幾虜酋殺亮是矣江之當守而又知守之之備也。必操舟若神緩急可使毋為應敵事而已必入水如履標桿可用毋但厠軍籍而已。王羲之與殷浩書曰今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且知天塹以限南北者在是淮泗皆不及於江也及與會稽王昱牋則曰宜令廣陵許昌譙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何也蓋殷浩居元戎之任當率大軍保江以固國而淮北諸軍乃當內徙守淮以成首尾之勢爾。江流上下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為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鑾輿在建鄴而至尊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弄翰之勢又繫於上流故兩朝六姓其強弱之衛與興亡之所由顧上流施設如何耳。且

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禦則敵必撓我之西伯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施設則兵分而力弱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皆紀陽譚魏文帝聞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遠近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州必緣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令之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於岷山下瀆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下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太守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荊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西之守亦固矣。東南進取東晉南朝高下之勢幾盡於此也。謝安父子乘肴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至於渡河入鄴可謂有其膽矣而訖無尺寸之得。宋元自以為富強結成兵於元魏檀道濟再行無功諸將皆以敗繼敗而胡馬遂至於瓜步。梁武遭魏世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高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以將而棄鄴睦而身國顛覆。陳宣稍關土宇於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屢越歷代諸將而溫伐符堅討慕容皆幾成而敗裕平南燕滅姚泰其績偉矣亦既得而復失由是觀之則東南用兵之勢亦可見矣。自古用國於東南者固本而後可以有為養威而後可以乘時陸抗有言曰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其養威自保不可輕

動

戶口類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巍巍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績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遂踰受命其能存者二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奪賦以實鹿臺大飲以積巨橋人厭苦而無慘天下去之迨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重規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踰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膠王荒耄加以幽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

庶人凡九千二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併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訛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敗新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銜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戍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禁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二孝文與人休息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恐傷民之力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須下閭里雖曰戴老扶疫策扶

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畜乃厲兵馬以攘戎狄靡地數千開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和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駕宮廟初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少所存十無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三千吏四萬通計口九千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依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屏為卻冰用銀塗釭帝以為費使用直脚冰釭用鐵公主出適遺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強更務經畧元嘉二十七年後主太武帝以數十萬之衆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起孝武大

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來評

梁武之初亦稱為理及精華耗竭貧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暴虐骨肉相殘總又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荊州之西既非戎有淮泗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矣顯武遠事經畧昇明徹全軍斃輪不返銳卒利器從北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隨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竊或立甚於奕棋遂分為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分散矣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鋌開拓淮南而郡縣編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奏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不

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倶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為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一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主祭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誅戮讒臣方覽政務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齊滅陳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亮儉省費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常進乾薑用布裹盛帝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韜裹盛因苦所司以為後誡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宋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人導洛至河又淮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承其全實遂率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又淮人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

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六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之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服餌運者倍之人逃徵數年之賦窮役極奢窮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皇之速育天下也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又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日上辛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之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勤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屢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唐宣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羨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勳及諸色役甚衆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責田疇招携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十三年封泰山禾斗至十二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

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涇餼豐溢每店皆有驢債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遞遞數十里不持寸刀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大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贍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即與蠻王閻羅鳳結釁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此唐家之極盛也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吏部格式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自後三年一度戶口升降開寶九年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太宗至道三年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眞宗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仁

宗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嘉祐八年戶一千一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神宗熙寧十年戶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九

會要實訓所載不同又景德四年丁謂言今戶又增五十五萬餘

哲宗元符三年戶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徽宗大觀四年戶一千二百八十七萬八千三百一十二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戶一千一百一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孝宗淳熙十三年戶一千一百一十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光宗紹熙五年戶一千一百一十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寧宗嘉定十六年戶一千二百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理宗寶慶三年戶一千二百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度宗咸淳七年戶一千一百一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恭帝德祐二年戶一千一百一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右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真宗所修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褒減自五季之後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南豐曾鞏嘗考藝祖之事以為

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六萬天下既定戶三百九十三萬九千一萬藝祖元年戶九十六萬

唐者蓋未嘗興一暴役加一橫賦聖人之於民必有休養生息之恩而後能致民俗蕃阜之盛天地之氣與時運遷而日盛於東南故東南民籍以今準昔乃為特盛漢元始間天下戶口千一百萬而東南戶口當

十之一至東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三又後而至唐之開元過天下十之四又後而至國朝之元豐乃當天下十之五

版籍類

周官

天官小宰八成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大家之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圖版避役浦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生而偽端作矣通典

漢興蕭何收秦圖書也他日高帝過曲逆曰壯哉縣縣鄉聞鄉史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非有圖書可考鄉史其能言詳乎下至宣帝時王成以為增戶口而獲賞是始無版籍之可據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之廣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東晉桓溫以人無定本為庚戌土斷以一其制自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至梁武帝時晉代舊籍並在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宋元嘉二十七年立七條之科至于齊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至此大壞金矣齊高帝時虞玩之上表言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頻闕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徐勉為尚書令又奏之民多隱冒李沖上言立鄉黨三長定民戶籍公私從之唐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按比戶口又正天下戶凡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十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儀鳳三年勑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通典

國朝

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版籍之數總九千六萬餘戶此國初版籍之數也四年詔曰蕭河人關先收圖籍泥約為吏手寫簿書自今無

版籍處便仰置造不得煩擾乾德三年弛上井田制度戶口沿革數
太宗至道元年詔復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
也咸平五年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校定以聞景德二年令三司
每歲校天下稅帳登耗以聞天禧二年減諸州府帳目並從簡併勿務
滋章四年范雍請逐州選官專管帳以為勞績從之景祐元年造五等
丁產簿并丁口帳

輿地圖類

前漢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元武拔輿地圖

宋朝輿地圖

輿圖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尚矣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
於備禦其在中興則又有益於恢復舊物者也江南之圖上於盧多遜
只收復之功成長編開寶六年盧多遜使江南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
下圖經先以江南諸州願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
輿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地里遠近戶口多寡多
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始有意大用
劉義則前平之策定編年乾德三年王師克夔州初上以地圖示劉鋹
鋹納款車書混一總被毀圖籍余手就檢太宗皇帝聖畧勃興吳越并汾相
十有五縣一千一百三十有一而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圖民籍或十年而圖地形上之職方如指諸掌咸平四年吳俊言諸路
所掌近者遞納議鬻司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藴奧故周禮職方
方掌天下圖籍又詔王訓以夾王車漢相入關盡得秦圖籍由是周
之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閱年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里大
牙相入者圖畫三州地形則可以付合他郡望諸路每十年各畫本
路圖上職方以與天下險要不窺
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
睹焉而
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攷
之
旣整居焦穫蓋天人共厭之四
壯龐龐駕言徂東則今日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考索卷六十四

前集

宋 章俊卿 山堂先生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縣丞管韶 校正

地理門

田制類

黃帝

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唐堯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

冀州土白壤無泲曰壤　田中中田第五

兗州土黑墳色黑而墳起　田中下田第六

青州土白墳　田上下田第三

徐州土赤埴墳土粘曰埴　田上中田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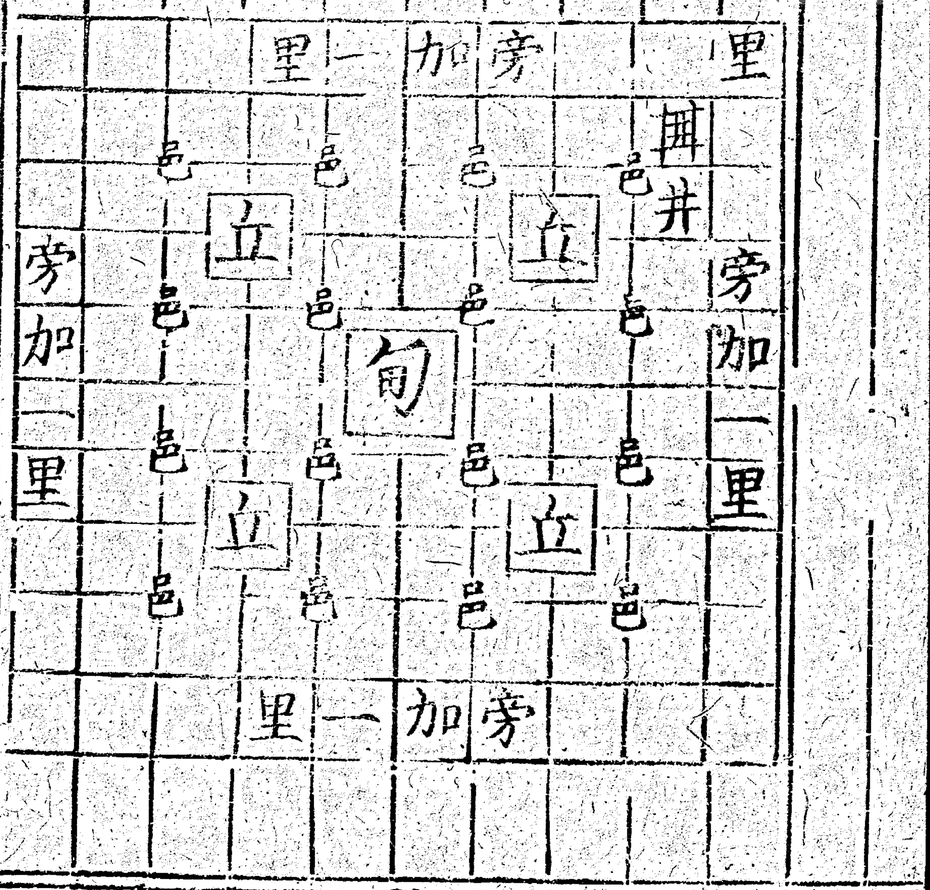
揚州土塗泥地濕　田下下　九
荆州土塗泥　田下中　八
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壚疏也　田中上　四
梁州土青黎色青黑　田下上　七
雍州土黄壤　田上上　一

禹夏敎三代

九一千餘載其間定鼎書冊不存鄭康成云昔夏少康在禹思有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古先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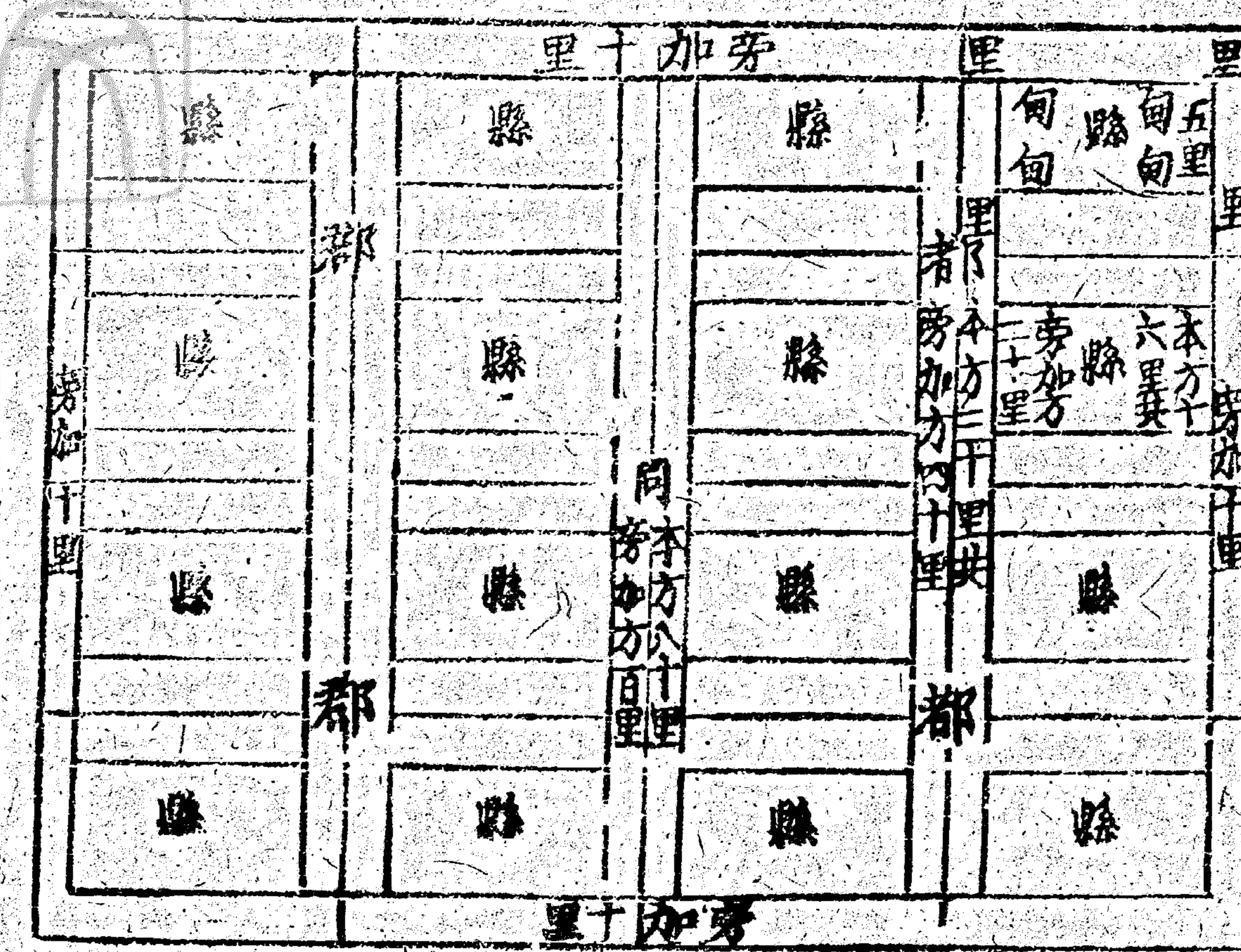
周井田之制

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三百畝三屋為井九夫九百畝十通為成百井九百夫九萬畝十成為終故十井為通千井九十夫九十萬畝十終為同百成千通萬井九萬夫九百萬畝十同為終千成萬通十萬井九十萬夫九千萬畝十封為畿百同千終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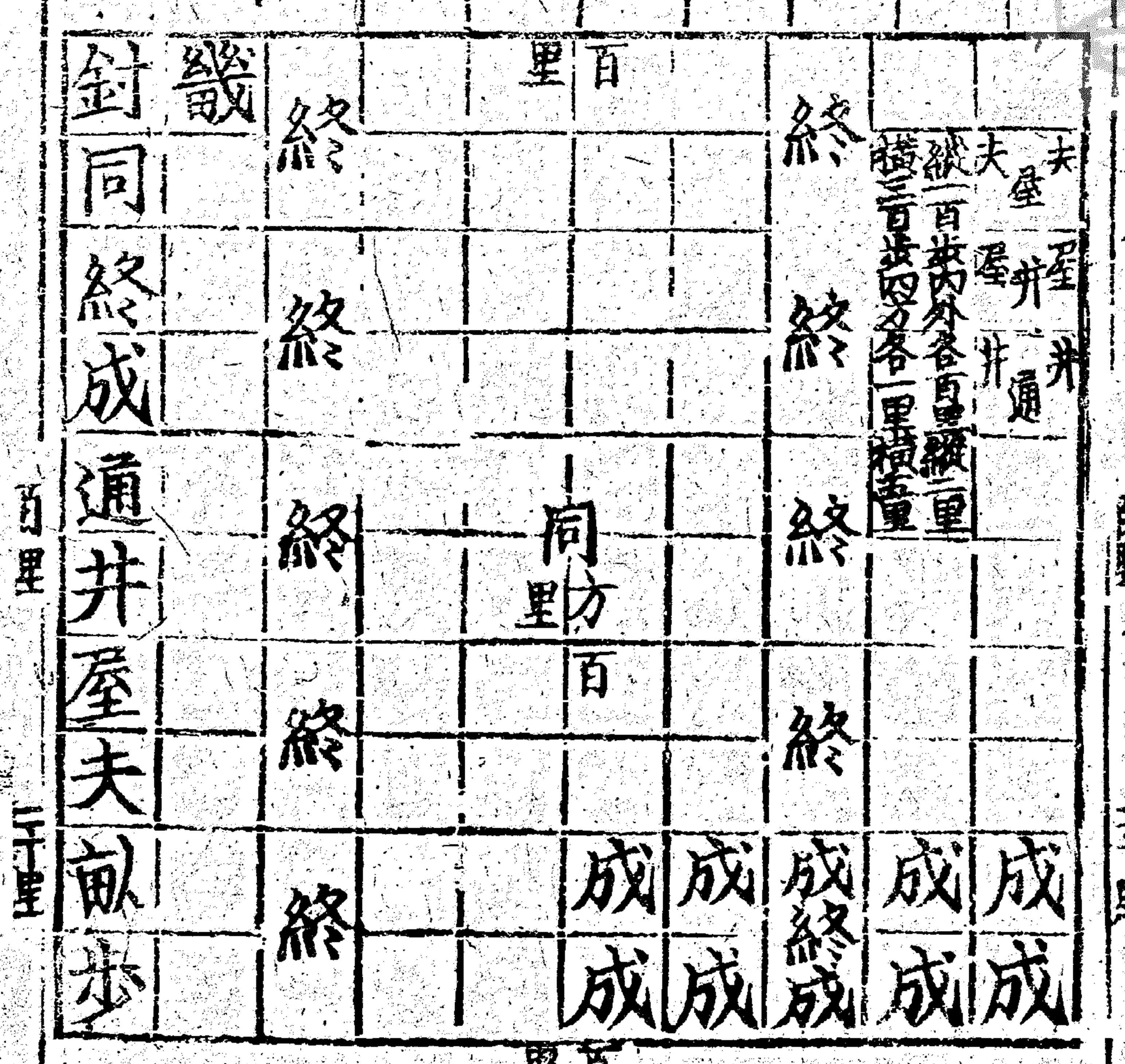
四立為甸圖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立四立為甸。四井為邑為方一里者四計三十六夫。四邑為立方四里方一里者十六計十六井百四十四夫。以四立為甸則為方八里然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故六十四井井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出四旁加一里者四計三十六井井三百二十四夫以治洫餘準此



四都為同圖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四甸為縣本方十六里并旁加四里得方二十里縣三十六里計二百三十六井二千二百卌四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洫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并旁加八里得四十里都之三十二里計一千二百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洫四都為同本方八十里四千九十六井并旁加二千三百卌四井計六千四百井而鄭氏乃云積萬井康成之說只據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分四都井夫出稅治洫之外將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未審此項井與夫在何處



終十為同圖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治澮

同十為封圖

同	同	同
同	封同	同
同	同	同

三百一十六里

封十為畿圖

千里

	封			
	封		畿	
	封			
	封			
	封			

千里　千里

十萬井九
十萬夫三
分去一除
三萬六千
井實計六
萬四千井
六十四萬
夫之地

五百里大都之田
四百里小都之田
三百里采邑之田
二百里
遠郊百里
近郊百里
王國
疆里
六鄉
六遂
夫夫家邑
鄉之采地
公邑之采地
都縣稍甸郊

國郊甸稍縣都圖

鄭云任近郊之地家邑小者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又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地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士之受田寡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疆

畫野為井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司農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元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提謂之井牧九夫為井田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乘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以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四之一其制五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國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虞衡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或曰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賈公彥曰齊穰苴作司馬法全齊威王大夫等又附於穰苴。賈公彥曰井十為通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內而止云三十家者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唯有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一徒二十家共出三人通十為成一成之內有九百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下皆倣此大率三十家出一馬二士二徒當以類推

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謂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十二萬人掇故曰萬乘之主

任民之法

小司徒之職乃內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前漢志曰周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廬舍詩曰田中有廬疆埸有瓜是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農民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亦以口受田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等地立以肥磽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入者必持薪穉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鄭士龍曰班固既有此言而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皆以為然於理則不通何者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為屬公矣何得更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百畝自治之也若家得百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此俗儒之謬。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安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

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無憚此富而庶之術也

任田任地之法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般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周禮亦曰五百里為都。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毀任者賈田賈人所賣任近郊之地以官田賦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薛曰王國九畿與命云方千里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疆地。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二十同之地其中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二十八同之地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卿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三十六同之地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出租稅納王由此觀之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立於此也蓋公邑甸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甸至縣使大夫治之都使下士治之。遂人治野分為九等上上田萊上中田萊五十畝此舉上地之上也田百畝無萊上下田萊二十五畝中上萊七十五畝中中萊百畝中下萊百二十五畝此舉中地之中也下上萊百五十畝下中萊百七十五畝下下萊二百畝此舉下地之下也若夫司徒造都鄙不易家百畝舉上上也一易家二百畝舉中中也

冊易家三百畝舉下下也亦以九等為率蓋大司徒與遂人其法一同皆以二十五畝振之曰無可疑者而說者自見其同異耳唐○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阿衡者地利也於遂言地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為政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

鄉遂異同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一鄉也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皆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一百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酇百二十五鄙五百里一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總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以祿之蓋王折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軍之所在而邦家之本繫焉是雖祿養之繁先王不以為費也遂官各降鄉一等故鄉大夫卿而遂則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則下大夫其官亦降焉故州謂之長而縣與黨同謂之正黨謂之正而酇與族同謂之師以至在鄉者謂民則以禮義為之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在遂者謂之甿則以事功為之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自相保至相賓鄉遂皆然而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故也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放藝事凡此鄉遂之辨也夫鄉遂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於鄉鄉之相糾不異於遂遂鄉之田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吾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君則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十里為連十

連為鄉出則五人為伍十人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蓋倣先王之遺制也禮書○鄉序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諸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太宗伯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賦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按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而繼之以比閭族黨州鄉者則是比閭族黨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可知矣不獨六鄉也只看軍法便可知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便是王賦所供者如軍行師從鄉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校之五黨為州相似五百人為旅校之五族為黨相似此見是法通行於邦國都鄙之間可知矣

制鄉之法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史田於鄉

鄉之教令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鄉之教令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舊說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三易之地家四百畝地有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一百畝再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大司徒凡造都域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而制之不易之地家二百家為鄉○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以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百家為州○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斜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百家為黨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閭胥各掌其閭之令二十五家為閭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其法書其敬

讀法之法

讀法之治

遂人掌邦之野（注曰外曰野比縣鄙次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此皆五酇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封之）（注曰鄰里酇縣遂皆其名亦相變爾遂之卑法建胥起徙役如六鄉）

受田於遂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九十畝一婦而付之田其一九有歲田皆辨夫亦受田也廛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是也之以家人男女衆寡爲率也）下地夫一廛田二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下地雖土地之有非所以饒遠也）

遂之教令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五縣爲遂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

平政

（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尤情情然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

遂之教令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五縣爲遂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

讓訟

（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尤情情然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

平政

（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尤情情然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

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故書輦爲輦杜子春讀爲輦今正同謂人挽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其鄉民數而制其畿（畿謂遠近）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教稼穡以稽其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掌其縣之政令祭祀五酇為縣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趣其稼事而賞罰之）（酇師各掌其酇之政令祭祀五鄰為酇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寡而察其媺惡而誅賞）（鄙長各掌其鄙之政令四里為鄙以時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稼稽其女工）（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注二耜為耦兩人相助耦而耕）隣長（五家為隣）相糾相受

不妨農時

（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苟末反）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以蒐田）（注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不廢農力

記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勸之使耕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驅之使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賦閭師凡無職事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貸斂以時

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注野謂甸稍縣都之地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税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税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閒音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注以質劑致民案入務者各會而發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

同田所居同壟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illegible]之所寓豈可受之田而不為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為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也薛季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當以周禮為定司馬法有步晦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爾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故當以周禮為定

古今圖書集成　卷六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前集

○地理門

田制類

宣公稅畝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說其畝是十取其二矣

滕文公問井地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曰經界不正則井田不均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於是請勢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魏文侯教民力田

李悝爲魏文侯盡地力之教而田是富

秦孝公廢井田

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於是誘三晉之人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三年之間國富兵強○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庳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粕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漢因秦制

高祖因秦之制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請兌為民田而下獄

文帝開籍田

文帝因仍除租勸農（賈誼言）百一之稅而輸豪強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宮室過度官室擴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不正其本而除田租適以資富強也○晁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貴誼上疏入歸農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曰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秦時田租大半收入不過五十石今賦斂既重又加口賦算賦數十口之家有十算二十算之賦是以貧民雖竭筋力耕田地猶不贍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勸農本食廩充實

景帝徙民寬地

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命朕甚痛之郡國或硗陋無所農桑孳畜或地饒廣為鷹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未務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

武帝限田代田

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粟麥舉吏民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上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之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敢五頃用耦耕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以人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壯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輒為改教民相與庸飯犁耬多人者日得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官儒謀得穀皆多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父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大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昭帝流民墾田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

宣帝以公田假流民

孝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假民田地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用及苑可省者振贍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微

召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

成帝時蕭并者多

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蕭并者類此而入彌困

哀帝限名田

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古節儉民始充實未有蕭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責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更名為限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一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二十人傳畫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已詔書通頃後遂寢不行

孝平定墾田

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

王莽更名王田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廢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會稽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賣其男口不得入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貪賈倍發百姓洶洶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即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難道猝復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侯記令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

百姓日以凋弊

光武檢覆墾田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順帝定墾田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兩漢總論

漢高帝以來不過十五稅一其後稍變更至[東]帝乃復其故[文]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自是三十稅一[武]帝頗代地賦改給用度而獨田租無所增田租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其後仲長統論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賦一分有警將如之何三十稅一其名曰貊況三十稅一乎以是而推當是[文]景之法[世祖]中興之後復舉而行

紹改之裏無復改者

晉武帝占田之制

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損令史有所處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修邸當使入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匊葉之田今制諸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下降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小者三代宗室國寶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置其官品以為差降

宋武帝定山湖之禁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相揚州刺史西山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古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

額弛日甚富強者兼併而占貧弱者新蘇無訖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禮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從茲更相因仍便成常業一朝頓法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燔燎種竹木新菓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鱉蜃常加工修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一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賢溥者先以占山不得更占先占是者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武帝孟龍湖田

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求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以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謝壽山陰豪族高宰頃畝不少貧者唯以鬻賣為業小人習於倹難勸之未易遽廢之嚮拘窮剝資徙粗立給行無晚帝違發議徙人並成良業

宋文帝均田之制

九年下詔給天下人田諸男丁、十五以上受課二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後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陪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皆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榆三根非桑之土夫始一畝依法課蒔餘菓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菓果種者以違令論他人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五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寬鄉狹鄉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悉以上上男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收後還之即更借他處不得以生荒熟荒為限其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州縣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鄉土之內隨便安置其所親表給之開亦借其所親若無親戚鄰保為之營種收獲並依鄉原價還地主即還本土若賣盡還鄉者不得更請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於親表鄰保傳授之

諸應給公田刺史十五須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佐鄉

依國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 宣帝大

保八年議徙異定廢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 武成帝

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桑棗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刺史聽審考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斉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下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各為永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

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

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株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上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後周創六官均田里

後周文帝覇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永業露田職令田公廨田墾田之制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魏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就寬鄉狹鄉帶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十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

唐口田分業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者須職事官田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

事從五品官各五頃上柱國二十頃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雲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熹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惟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withdrawn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受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額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回給有賸追收其應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

[illegible]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惟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給

聽於寬鄉隨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職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四品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惟此即百里外給者亦應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吏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

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遞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廢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並聽賣口分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先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縣地入他境及大河拘授者聽依舊受其城鎮之人本縣無田者准

此給受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諸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隶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少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愿不得抑配親正出蕃者給地一頃作圃若城內無可開耘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周世宗均田

五代周世宗嘗夜讀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本朝田制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於取民藝祖悉皆蠲止其間或有未均隨事數詰歷廣南受租之大斗開元四年之詔也輕西川之折估則

開寶六年之詔也其他如勸課農桑蠲租減賦募民墾田與夫命官行均田諸道戒飭諸州物非上宜不得折配而又崇儉以化俗省費以養民斯民新脫干戈之苦而獲沾王者至仁之化雖一時田制未能盡如古者然民安隴畝故得以養生送死則熙熙乎泰和成周之治也列聖嗣守此意不替百年之間海內富庶。太祖建隆初分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違井田則富貴不均朕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祥符六年侍御史張鼎言天下曠土甚多請遣使估責。真宗曰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家地薄賦重頃漸次改定。方。仁宗之在御始詔三司定奪臣僚莊田須畝之數以抑兼并又詔流民能耕發田者三年而後賦又詔縣長吏能招流亡而墾田者計畝而議賞　蓋自王安石創立新法元老大臣爭之而不得一時老成重厚之人皆不為用則不免激而用新進果銳之士　敬青苗也講畎田也行募役也去者各其方向召者詳其業疲者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州縣相聞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公侯鄉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蠶併吞以專奪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

營田屯田

慕民以耕謂營田部兵以耕謂屯田自 漢武 經營西振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而屯田之名立至 昭帝 始無車發習戰射上詣朔方調將吏屯田于張掖 宣帝 神爵中遣趙充國擊先零願羅騎留屯大獲地利遂平先零 魏武 以輕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　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穀百萬斛 蜀 諸葛亮雜耕淯濱軍無乏糧焉 司馬宣王 督諸軍伐吳欲廣田役乃使鄧艾屯田壽春

 晉 羊祜守襄陽減戍邏以墾田八百頃。 東晉 應詹請令東吳流民耕江西曠田。 穆帝 時荀羨屯田東陽。 後魏文帝 籍郡縣戶十分之一以為屯田。 北齊 沿邊營置屯田。 隋文帝 以邊上轉輸勞弊長城以北今賴神郡大興屯田

唐開元中令諸屯隸司農二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者五十頃為一屯天寶八年天下屯凡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自唐末中外宿兵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又募高貲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領之周太祖時張凝請罷戶部營田務從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器並賜見田者為永業悉除牛課蓋牛死而租不除民以為苦故有是令

本朝諸路惟棄定唐三州有營田務其知州并兼制營田自岐溝關君子館敗衂之後農夫失業於是以陳恕為河北轉運兼西路招置營田樊知古為河東轉運兼東路招置營田此端拱二年也景德二年詔沿邊州軍長吏兼制置營田天聖四年廢棄唐二州營田務令詔無產業人請射每畝輸稅五分謂之使錢則比較戶鹽官耕共軍員所受及死職官并諸色費用之外計侵用官錢萬四千慶曆中詔以陝西用兵軍儲未備陝西宜置營田務又令逐路都轉運使長吏安撫轄內又選擇荒田計數招置又慶曆中國子監公請募民耕襄州用馬公請募民耕襄州用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判行

○地理門

水利類

禹分渠

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灾之羨溢害中地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驰也分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

諸侯又安功施于三代前漢

周瀦洫之法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曰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

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此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遂人凡治野井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正義曰鄭知遂澮溝洫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而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不容車軌也。賈正義曰萬夫者萬三十三里少半里此解經萬夫有洫之義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又十洫於南畔為橫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所掌其制一也說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洫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從溝橫遂水注溝也

勢當如此說者謂遂人其遂縱匠人其遂橫則亦誤矣○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無洫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以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遂人澮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

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不異制則遂人所掌　其制一也○井田之法自遂人而不通故曰采地

不知周時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謂鄉遂用井田之法也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則是邦國亦用徹法

九夫為井以為造都鄙之說則是井田之法獨都鄙為然故云

公邑用溝洫之法不知周禮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圖不一也陳祥道有賦而無貢井田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九賦九貢以邦國都鄙而九貢公邦國之用是也○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古犬切）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音邃）遂于川各載其名○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洫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八里出戎馬一匹四井出牛一頭戎馬一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人謂之軍旅之事出焉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井間有澮茲不易之制也一說謂方里之內二溝一洫一澮十里之外九澮一說謂一同之地直達而為遂者九萬井間有澮而為洫以百計之九夫澮而為澮以千計之九千夫匠人之制豈其然乎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此溝逆地勢而謂之順音勒脈理也謂之不行水蠹讀為注不理孫音遜順也

謂之不行謂決也○稍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謂水激齧之溝故二十里而廣倍音簫○凡行奠音鄭水行發也○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水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謂水漸沈土脂著助之為雩○凡忌防廣與崇分等其溝色界切薄其工也○凡任索約繩也大汲引也其板謂之燕任築防者以繩縮其板大引之言也汲桶綆之則鼓土不墜矣

稻人

掌稼下地以水殖之也種穀也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契作田器也揚猶除也去水也澮田畦間以溝行水也畜田首受水小溝也列

雍氏

掌溝瀆澮地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

遂師 杜稷

成周總論

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然古者或泉其畝或酌其畝畝之所向

溝洫簡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國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所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頴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設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乾旱之患商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考工記所謂水鬱者鬱溝洫也所謂稍溝者蓄未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遂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水百里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疏九澤溝洫絡脈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灌鄴地秦鄭國鑿涇以注開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皆繫引汾汉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閒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鉏盧李襲稱之於雷

波史臣書之以為異績之特名主於不足耳○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

楚吳蜀水利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溝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音堆岸也避沫水之害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溉灌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既百姓饗其利

魏水利

魏襄王使西門豹為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故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大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

秦鑿溉田渠

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

汪填閼之水溉擇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

漢文帝水利

漢文帝次文翁為蜀郡太守穿湔氐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水利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元光之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益肥開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今齊水土忝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渭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溉田矣○河東守滿慶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既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爰脤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發輒越人冬少雨以爲稍入如淳曰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故令輸池也。師古曰稍漸池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嚴然言臨晉民利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氣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也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穿中輔渠最渠引諸水注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惟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因興盛之時定諸侯會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有五穀衆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蓄陂澤所也在左右史地名山川不甚無長老故不詳

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穩行水勿使失時其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困於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武帝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自戰國以來地里家所載禹跡多失真真孟子禹跡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禹之時淮泗無達江之道也又吳王夫差挻濤通水以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

[禹]王所據孤之瀆次為[禹]之舊江矣司馬遷述河渠書載[禹]導河疏二渠
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是河自龍門而發次至于大陸者皆為一流初非有二渠也自[歷]
[威公]填九河之八流次自齊惟以徒駭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決魏郡
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之論是誤記[禹]時所決之渠以為[禹]之舊河矣
地理之說最為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誤記後世之迹以為[禹]之
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非可疑也

[宣帝]水利

[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焉[晉]具丘縣乃各
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畧中不合北曲渠通利百姓賓之

[元帝]水利

[元帝]建昭中郡縣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地理]南六十里造鉏盧陂累石
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溥中有鉏盧小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焉

增發至一萬頃人得水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修治水排之用有部父侯有杜母

西漢總論

[漢]治河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欲復九河(緯收)或欲決河注
湖中(舊本作瘞)或言不以水爭地[漢]用二策一隄防一穿渠按本志孝文時
河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成帝]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
河之策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無隄防築塞之文賈逵以增隄為
下策張戒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
至計也按本志武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榮以穿渠
引河[晉]時郭昌更穿直河是將以分殺水勢也是時禹迹則存
氏河猶未湮塞則請開為篤河平當奏言則欲求胙淩川疏河者賈逵中東
亦不過復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無以易此也若復九河之
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寖豐縣有陂孫叔敖所起為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

順帝水利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東晉水利

東晉張閩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閩乃立曲河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朝水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于時上境荒饑百姓離散義欣綢繆補緝隨宜經理為陂良田萬頃堤堰堅久遠歟至今賴之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復有舊瀆引淝水入陂伐木斷橋所經道徑

[illegible]雅為潼關防鎮將至鎮上表曰高平西三十里有伐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盤以通河似禹旌導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前引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北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既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illegible]

[illegible]寶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龔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流渠徑五十里漁陽薊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發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

不調人多饑餒延隽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得十倍利

唐太宗水利

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

高宗水利

永徽六年雍州長吏長孫祥奏祥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貴水渠流梗澀渠一萬許頃諸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于鹹鹵亦擅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水流使通灌溉濟浚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於泥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入同州則水就足北為碾磑用水漑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悉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繞得六千二百餘頃

唐憲宗水利

唐憲宗元和二年淮西道觀察使李愬隄汴江長十二里實以流澤

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叛命將討之久不能平時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卓然自異衆議以為可用乃表請自效詔以為隨唐鄧隨等州節度使愬既至鎮即發卒繕完城隍訓練士卒以為備禦之計又發人耕田數千頃以實軍食又開六門洞啓門鑰縱其樵採以安其心又發人浚唐鄧二州之間廣數十里深丈餘以為溝塹又築連城夾溝以為障蔽又於城內穿井二千五百以給汲用又於城內外植桑麻數萬本以為蠶桑之業又於城內外多種蒲葦以為薪芻之備又於城內外多種菱芡以為水蔬之助又於城內外多種雜木以為材用之資又於城內外多種果蓏以為時新之薦又於城內外多種竹木以為器物之用又於城內外多種藥草以為醫療之備又於城內外多種花卉以為觀賞之娛又於城內外多種蔬菜以為日食之供又於城內外多種瓜瓠以為菜茹之助又於城內外多種豆麥以為糧食之儲又於城內外多種麻苧以為衣服之資又於城內外多種桑柘以為蠶織之業又於城內外多種漆樹以為器物之飾又於城內外多種竹木以為器物之用又於城內外多種藥草以為醫療之備又於城內外多種花卉以為觀賞之娛又於城內外多種蔬菜以為日食之供又於城內外多種瓜瓠以為菜茹之助又於城內外多種豆麥以為糧食之儲又於城內外多種麻苧以為衣服之資又於城內外多種桑柘以為蠶織之業又於城內外多種漆樹以為器物之飾

憲宗長慶初朗州刺史溫造聞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溉古史渠後廢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溉田萬二千頃宣帝詔元和實錄見卓然他日與李翺語曰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貴水渠流梗澀渠一萬許頃諸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于鹹鹵亦擅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水流使通灌溉濟浚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於泥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入同州則水就足北為碾磑用水漑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悉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繞得六千二百餘頃

宋朝水利

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乞興南陽陳潁壽春沛郡襄陽水田復郡信臣鄧艾之制詔荊亮等經度之鼎等又言自唐李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稟度無餘糧上地無遺利臣討論典故備得端倪自陳許定鄧潁蔡等州在防塞廢毀遂成汚萊瀦開闢以為公田灌溉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給官錢市牛及耕具增築隄堰每千人人給牛一治田五萬畝上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閒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三年可以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開田

益經民益饒足仍慎選官吏無督其事又引漢召信臣晉杜預鄧艾等遺跡且言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帝覽奏嘉之詔皇甫謐何亮等按視經度明年選等言先至鄭渠相視舊迹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白渠引涇水注渭中最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及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職守之人改修渠堰織蘆舊防故灌溉之功絕不及古望人增築堰埭云云又鄭陳許潁等七郡官私鬬田共二十二萬餘頃並是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墾闢之地欲望於舊坊未壞可以疏引水利處處修立以溉公私稻田其請令自鄧州始募民耕墾免其稅○光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語從其請於是墾田稍多歲益數萬頃荒薉之地下為沃壤今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餘戶請留屯從之○治平四年京西轉運使王安石言知唐州高賦在任興建水利墾闢荒田民獲其利開廣閑田當議減陂

古今水利總論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染疾為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畝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急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見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數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千里之同廣二尋深二尺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指脊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

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稍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注成周之君豈不愛青腰之地賦斂之入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東漢許慎說解九河云以漢許商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於駛也則細而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治河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傳末及百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沒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於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漊口蜀以富饒史記鄭當時傳白渠鄭國渠史記河渠書白渠是引涇水溉田鄭國渠是引清水溉田並以富於關中韓延壽修古鹽官遵行之於泰史記循吏傳鄭國渠亦名鄭白渠白公名起鄭國在前白渠在後云且灌田萬七千六百餘頃又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云云且灌田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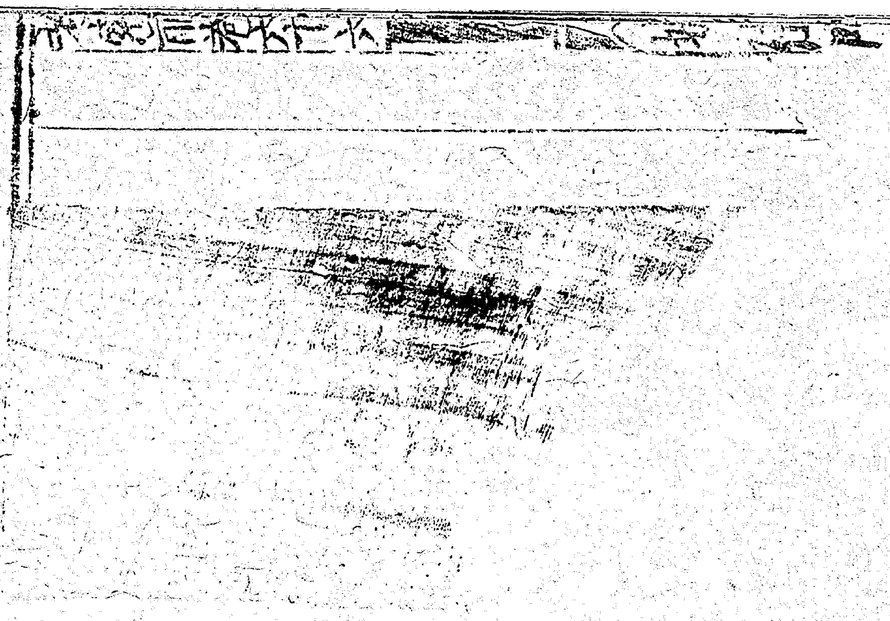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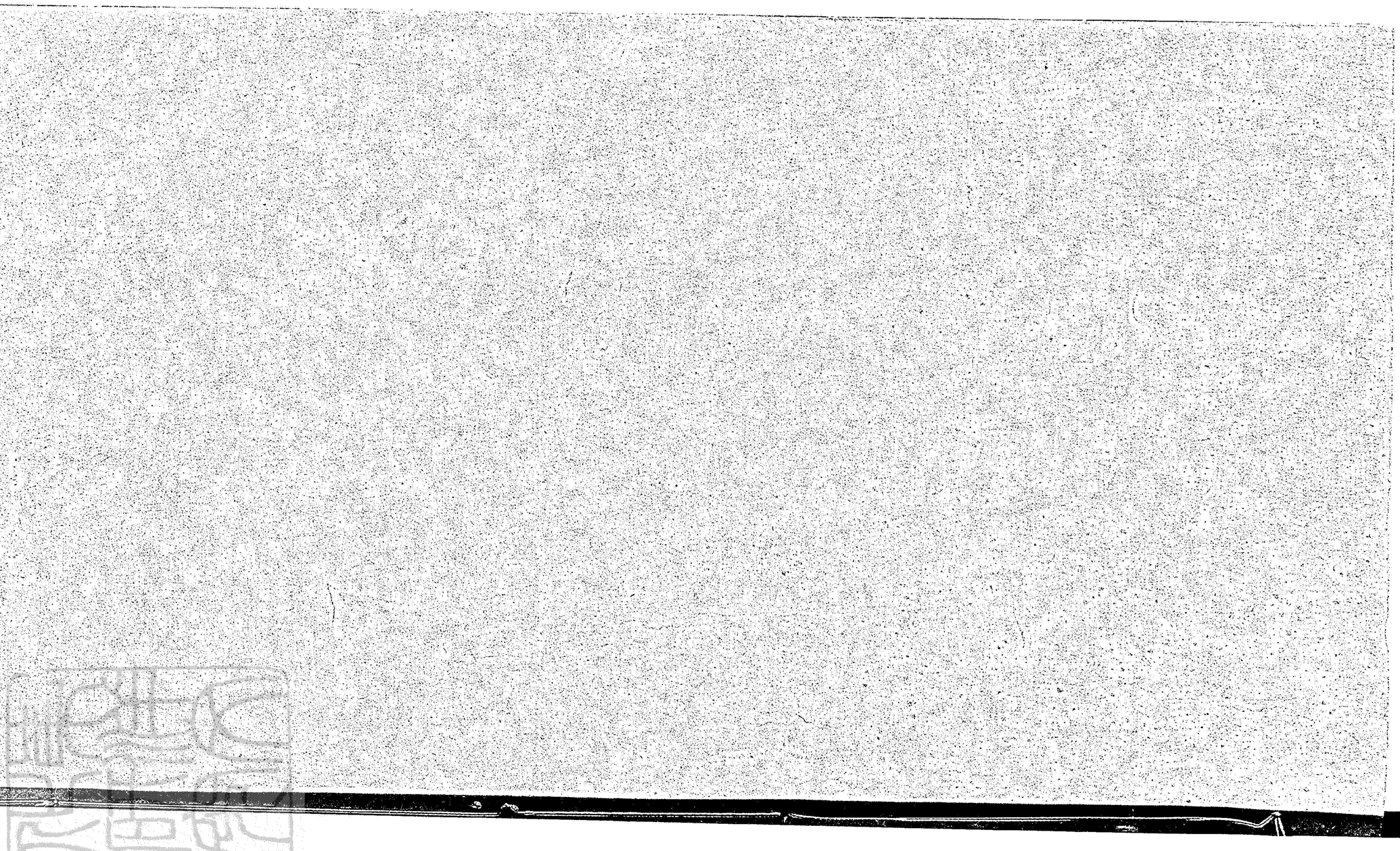
戰未沈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於備內而京師外而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濕蓄泄互生稱梁導洫之利於秦者莫如鄭國渠漢書溝洫志自秦用鄭國興水利溉田萬餘頃後人名曰鄭白渠注見前鬼冀穿六輔渠以溉鄭之地注見前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見上次渠降雨商顏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西都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鉏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溝洫之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以溉田各萬餘頃他山谷小渠又數十所皆弊渠溉田泰山下引汶水皆弊渠引淄川以溉田各萬餘頃他者不可勝言也陂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若淇水干奏故輪臺以東若渠黎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益可益通溝渠而種五穀

渠溉田五千頃桑洪干奏故輪臺以東若渠黎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益可益通溝渠而種五穀

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北田奏云頒留萬二千人屯要害所令鮮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所處繕脩亭燧溝渠治隍陿以兩道橋七十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溉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

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謂人以儲蓄水以遂肉水以遂牛水以灌蔬舍水以澮瀦水以浸稻水以灌瀦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潦之患哉

漢之京師則少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水長丞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見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奉常注如淳曰都水治渠屬水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置有都水長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大常以領巳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津浦官南都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

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南郡江夏郡有雲夢官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中有雍浦官南郡工頁三司則有都水監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司員無常額興役則差諸路則有提舉官然七年臣寮乞委提舉常平築陂塘於州有積貳巳有丞佐海門瀦水為備然七年又臣寮劄子乞委諸路提舉川澤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率疏導聖旨依平司編定所隸郡縣公私陂塘令專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流通庶得以利其淺澇蓄之利於地復繫大利真宗朝知興元府許景山嘗修漢蘇何所為故堰號其溝曰鄭俠右計景山而慶壞之下乃假為此以蘇農田今吾豈改一陂水

義之化可以漸矣公文